

蟬香館使黔日記



世昌題

范孫伯頭歿已六年矣

而子雲史豎日所為顯淺

朱兄弟之范孫同今里同省

俗業必多事同友知然以送

篆書切劇萬千年文圖之

昔言年視學書為之必

年高桂前良又時良書

法遠書之良也

系惟估主爰尹月坡家子虛
注振無文爰培植人寸竭

卷心力清侍以餘以生以瀉

空用清凡身神既然而局

游一然人於其後得之三

百年其後文宗之白雲

澤入人之深可也

乙亥八月水竹軒人識



序

嗚呼範孫先生沒世今逾六年矣屬在親交
其思慕先生之情六年如一日覺先生之精神
笑貌若臨其上而質其旁也然則先生固不
死也先生歿後其詩集其手札已陸續刊印
人爭寶之而其數十年之日記久藏之家予
屬促詎翮持鈞付印以資紀念經章式之先生

登檢計分四期曰翰苑時期曰督學貴州時
期曰侍郎時期曰退老時期持約謀之同人
擬先印督學時之所記上未藏而持約又死深
可慟也今季約季聰繼乃兄之志卒竟其工出以
示予覺先生居心之誠恒蒞事之廉勤浸改之
晦不忘其儉省與研誦胥於所記見之而不施
伐勞善不藏否人物則尤見其德量焉予安

敢贊一詞哉先生往矣讀其日記如遇之於車
塵馬足風簷寸晷之間而其時之接笑語通
翰札之師友親族子姪就予所知今亦死已
太半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予為此序
不自知其感愴之何從也共和二十四年乙亥中
伏天津趙元禮



少

敏

談

記

甲午

九月十六日由京盛行玉
十一月初五日宿桃涼之新店驛

日記一

京都時行李件數

捌

衣箱拾七箇

大小帽合四箇

衣色重箇

毯色重箇

鞋色重箇

心履重箇

三柿三美

書箱拾箇

煙色二箇

油布紙重箇

甲午八月初一日奉視學貴州之命九月十六日由都尹激甫兄淮先
 於七月間丁母憂余懇求同行慨然見允又約至武金鑒襄叔亦承允諾
 王中鵬君其戚盧遜仰父昭光襄叔遂仰之先人客死於野曾極未
 歸時曠事前幸存其感陳粟中幸寬免解任務粟中之子人適其家
 人某太守任六客死未歸粟兩居皆欲趁此迎柩也余此行凡師友之
 著華友若僕後者概未而語獨盧君別慨語之云約為王世事卿
 司會計而激甫兄之內中許鏡史亦所副之
 王昭光其家孫卿陳
 僕後則進行者盡成舊傳也父者也傍諸三以盛店而僕訪待予在
 京房以僕為者也徐有俗法蜀人同年彭所借語親戚誠家

十六日巳丑。

十六日 巳丑
大雨徹旦
此一引二騎馬
可引十馬兩車
引馬兵為前導
不費用時也
遂車載行
轎車人乘之
不騎馬之家人
騎該君之乘
車未正

大雨徹旦○
 衣稍止○
 衣刻止二刻
 啓行○
 兵部備馬七匹

包一引二騎馬四按勘合例包引一騎馬三兩而來估差者社之于例多索
可引十馬兩車余因僕從不多但用七馬騎馬四馬餘人微預已派定多一
引馬車為前道上或有自雇三套蓬車三乘兩套騎車六乘
不費用時也

送車載行李

余之行孝 孝老相大小十二 衣箱大小五 並雲量文件 帽合袋
銀共三十餘件 俱在大車 餘地裝家友箱 運及家人行李

轎車人

冀校二君各一車張房二君各一車又隨行迎拒之陳君一車
上餘一車侯公歿於希冀校盧君乘用盧君旁人候于其家

不騎馬之家人命
騎馬君之乘

巳正二刻出影儀此未刻_{未刻}至長新底轉

車未正玉蓬車正丑乃玉

蓬車向載七八百斤而止俗有三不過七之
諺言三套則載至七百斤也此次載物太多

每車約逾千斤又值陰雨之後積潦浸股跬步輒阻且繫儀以巾類覆其一
未卸他車之馬稍以人力僅乃就道計自出京至平辰如是者五次最險者得

王年屆時履車不臥之上壓御者于下從者惶急弭呼村人眾聚始奔適有天
幸雨石中四御者夾焉遂以不死然已偏體作痛不良於行矣次日另雇一人代其
批鞭

而例兵部支馬送王良鄉而止王良鄉則活飯粥豆之費取之於

道者不及程而省則取之於我

酒飯粥豆之費未責

往之肆忘婪索司驛難舉其

道有增王穀卷三程未厭者不厭則抗不赴程藉以要挾

同夏陳同年

同

禮典試使黔省長新店

有

因与馬支諸價竟遲一

日王程陳因函改再郵馬館監督陳同年

鴻

緩予杖荷校以懲之

自此以後其凡稍戢

今余宿此又以故智嘗試乃計所應給之教命

老僕用言訓導司驛庫与陳監督同年王好尔等奉監督之

而乘于以良者豈肯苛待令賞尔等錢若干以獎尔勞也

其
如
不遊之言者則要省則至行止雖自便僕從亦簡為馬

而車可達良鄉至良鄉則有勸令在石道與馬西去即也但

以紙達陳監省歷敘乃字情狀孰福孰既孰必擇一遊是

馴服凡給津款十二條又條三半

十七日

卯正起 督檢行李裝車以三黃寶爐丸予被傷之御

者令用黃酒送服 衣初二刻 行 今蓬車前 乘

初蓬車口命兩僕分坐以便照看因徑下之檢改令騎馬隨行以減
車重自重 前改止用兩馬易馬 騎者又使有誤君之東大驛前改止用兩馬

十七日庚寅卯正起
以三黃丸醫御被傷者
二刻以蓬車為發騰
車次之輪又改之未敢
至揚州改道車房所定
車頭所改之正輪
良鄉又一刻車乃到蓬
車過午乃到○遂宿良
鄉城外之某家店

轉車次之轉又次之及出近未里許轉已突過轉車○前未幾轉車

六突過蓬車之前已正轉已王良鄉吳家廟外轉車○又一刻正蓬

車過午始正日宿城外之吳家廟遂宿焉

王良鄉○命約四五里初更見令徐僕前行知無解更難食

王良後縣○命約四五里○乃到命僕更○今日宿此○切休作

王良縣○命約四五里○午正早飯上席一桌盤子碗大四五小六十二湯二顏

不間而中席二飯後徐僕與縣後議夫馬之數後云馬當於數車

別不能前侯例省不有車也又云湘府廳學使昨日過此李車不應自買

而車而去此安言余生亦知能余命徐僕持牒王良司只差而面商初

終不應覆言實係車不足用今代雇兩車價由我驗乃云有三套

車二乘鄉中必一

蓋代雇每日費銀五價車九三元

○據候○
乃予之

向例兵部支馬至良鄉交替後再由良鄉發一傳單凡用

酒席茶席

馬或車或坐載車內以下各款憑單照備不致再增賦

矣往、學政家人及向差役賄送規費

傳單之外又有差信家人所賄房等因

差信中可以任意增富以為折價地步因房舍宿此後

車主人所知也差信非主人所知也

又以為言獲索向係房費的全差費兩等

與意具非後

今據○理○自牛玉昏失不改乃令老僕告以將○見孫官

賜曰官田乃讓至三令

取國知國之今不取祥寶

之

良鄰邑侯范公去大令履福以其字人所共聞園遠集

見贈公去法化人其字人元字直侯壬子鄉舉也

凡三冊公去刻於任所也

食西運茶四瓶命僕餽之

晚餐命居家豫備並茶價值

飯後閒談許久至亥正睡預屬僕人如侍畢送來即

來告夜半聞報門聲澄先即起開門余於枕上取書一過

又單內支款浮冒直出情理之外乃起為之改訂刪削但

就現有之款既有加增而已簿記單外附花俟甘結一紙

另存厚文付單仍令持回改寫因用印不及原南之單亦未

在內當不能車轉先發屬只俟用印畢即遣馬夫進送

至案店此亦因印之請而許之究竟不安付單總以先

付單其名曰漏知日早訂為妙也

十八日

不祇二刻啓行大車先二刻轉車臨行喚差役入令其檢

閱什物有無遺失既訖乃予名片一次令其復命並賞朕